

顏元

(西元一六三五—一七〇四)

黃發策

聊存孔緒勵習行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；
恭體天心學經濟，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。

——顏習齋書漳南書院習講堂對聯



壹 生平事略

顏習齋，名元，字渾然，又字易直，直隸博野縣人。弱冠之後，以為「治不法三代，終苟道也」，因此把書房取名為思古齋，並自號思古人。後來又覺得「思不如學，而學必以習」，於是改思古齋為習齋，世人便稱他為習齋先生。他生於明崇禎八年，死於清康熙四十三年（西元一六三五至一七〇四年），一共活了七十歲。

習齋的父親名景，是蠡縣朱翁九祚的養子，所以習齋幼年冒姓朱。四歲的時候，滿州兵入關大掠，他父親被擄去關東，自此音信斷絕；到了他十二歲那年，生母王氏也改嫁了，所以習齋的童年，是非常不幸的。

習齋是一個很孝順的人，稍懂人事以後，便常常為了想念父親而痛哭流涕，同時又知道侍候朱翁

媪，年譜說他「晨昏安祖枕衾，取送溺器，冬炙衣，夏扇進，進祖食必親必敬。」到了二十歲，為了擔負家庭生計，每天種田灌園，乾脆做起農夫來。不久朱媪病逝，習齋慟哭欲絕，一位朱族老翁可憐他，告訴他朱媪並非他的親祖母，習齋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這時候翁妾所生的兒子，趁機挑唆朱翁，把習齋趕出家門，習齋只好搬到鄰村去住。過幾年，朱翁也死了，顏氏族人迎習齋歸博野，這才復姓顏氏，可是他已經三十九歲了。

歸宗以後，習齋便想出關尋父，不巧碰上三藩之亂，蒙古響應，遼東戒嚴，一直拖到五十歲方才成行。他到處張貼尋父的報帖，經過一年多的艱難困苦，才在瀋陽找到亡父的墳墓，於是招魂奉主，躬自御車，哭導而歸。知道的人，沒有不稱贊嘆息的。

習齋本族的祖父母，死得很早。他元配張氏曾生過一個兒子，可惜因出痘而夭折；後來他雖納過側室，也沒有生育。想不到這麼一位偉大而孝順的教育家，竟會無兄姊、無弟妹、無子女、甚至無父母，難怪習齋時常有「窮於人倫」之嘆！

以上是說習齋的家世，現在再來說明習齋求學的經過和思想的轉變：八歲到十三歲，跟外傳吳洞雲、賈金玉求學。十四、五歲的時候，立意學仙，看寇氏丹法，習運氣術，以至娶妻不近。十六歲知仙不可學，於是放棄學仙，並漸漸習染輕薄，直到十九歲那年，受到賈端惠的薰陶，才改變習染，並且入了庠。二十一歲，因閱讀通鑑以至廢寢忘食，便決意拋棄舉業。二十二歲學醫。二十三歲學兵法，和技擊。二十四歲，因受彭雪翁的影響，用心研究陸、王，並手抄要語一冊。二十六歲「得性理大全

觀之，知周、程、張、朱要旨，屹然以道自任，期於主敬存誠，雖躬稼胼胝，必乘間靜坐，人群譏笑之，不恤也」。（年譜卷上）二十七歲，「得刁文孝所輯斯文正統，歸立道統龜，正位伏羲至周、孔，配位顏、曾、思、孟、周、程、張、劭、朱外及先賢虞翼。」（同上）三十歲作柳下坐記，時常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，以為修齊治平都在這裏；而且「定日功，若遇事寧缺讀書，勿缺靜坐與抄家禮，蓋靜坐為存養之要，家禮為躬行之急也。」（同上）足見習齋在二十四歲以前，什麼都學，可說是「雜學時期」。二十四歲以後，開始和陸、王的心學接觸，因而思想上有了第一次的轉變。二十六歲以後，研究性理大全，屹然以道自任，成為理學的迷信者，程、朱的崇拜者，於是由陸、王而入於程、朱，這是思想上的第二變。可是在他三十四歲的時候，由於居朱媪之喪，「一遵朱子家禮，覺有違性情者，校以古禮非是，著居喪別記。茲哀殺思學，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，孔子之四教，正學也。靜坐讀書乃程、朱、陸、王為禪學俗學所侵淫，非正務。」（同上）於是反過頭來，攻擊宋、明的理學，提倡堯、舜、周、孔的實學，思想上發生了一次大大的反動，這是第三變。

至於習齋的教學生活，大致是這樣的：從二十四歲起，就一面種田，一面設塾施教。自從悟得所謂「正學」「實學」之後，師生間天天習行詩書六藝，講究兵農水火，幹得十分起勁，因此聞風來學者日漸增多，其中以李璡恕谷，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。他們彼此質疑規過，身體力行，毅然以倡明聖學、挽回世運為己任。可惜當時正是程、朱理學被滿清政府御用的時候，一般人對習齋的學說，了解得不多，附和的也不踴躍。習齋有見及此，覺得大有出遊的必要，於是在他五十

七歲那年，動身南遊中州，一路訪問學界名流，研討學術，宣傳「實學」，並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，可見用心之深。這次他在外一共七個月，所看到的是：「人人禪子，家家虛文」，所以歸來以後，愈益堅定了他的教育信念，以為「必破一分程、朱，始入一分孔、孟。」（年譜卷下）六十二歲時，肥鄉郝公函聽到習齋的大名，聘他去主持漳南書院，習齋便設計了一套學校規模和教育計畫，正想逐步實現他的教育理想，不幸那一年的秋天裏，漳水大漲不退，書院都沒在水裏，他嘆道：「天也！」便辭聘回去。

習齋晚年的身體很壞，可是當他七十歲的時候，猶思「生存一日，當為生民辦事一日，因自抄存人編。」這一年的九月裏，便生病不起，臨終的那一天，還遺囑門人道：「天下事尚可為，汝等當積學待用。」這又是何等心情啊！

說到著作方面，我們知道習齋本來是不喜歡著書的，可是為了「倡明聖學」和「宣傳實學」，他還是寫了一些，其中主要的是四存編：存治編一卷，作於二十四歲；存性編二卷，作於三十五歲的正月；存學編四卷，作於同年的十一月；存人編四卷，在四十八歲那年完成。有關習齋的教育思想，在存性和存學兩編裏，發揮得較多。此外，尚有四書正誤六卷、朱子語類評（不分卷）和習齋記餘十卷。至於習齋門人李塏所纂、王源所訂的顏習齋先生年譜，鍾鏡所輯的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和顏習齋先生關異錄，當然也算是有關習齋的重要著作。以上各書，都收在四存學會所刊印的顏李叢書裏，參閱非常方便。

貳 教育思想

習齋是明末清初的人，曾經身受亡國的痛苦和科舉的毒害，也親眼看到當時文盛武衰的局面、士風敗壞的情形，以及學術空疏的為禍邦國，因而引起了提倡實學的動機。此外，習齋同時代的先輩學者，如孫奇逢的講學風氣，陸桴亭的六藝之教，黃梨洲、顧亭林的經世致用之學，也都影響著他，鼓舞著他。至於習齋清寒困苦的家境，農夫醫生的職業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他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。前文提到他因居朱媼之喪，覺得朱子家禮有違性情，悟到周、孔之教才是正學，而反過來攻擊理學，恐怕只是「導火線」罷了！

現在試就「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」、「教育目的」、「教育內容」、「教育方法」及「學校教育」等五項，來分別說明習齋的教育思想。

一、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

教育家的思想，都有他的哲學基礎。習齋教育思想的基礎，主要的是在他的人性論和知行論。人性和知行問題是哲學上的兩大課題，教育者的態度、教育的目的，以及教材、教法……等等的教育設施，都取決於吾人對人性和知行的看法。習齋的看法是這樣的：

(一)論人性：宋儒程、朱，把人性分而為二：一叫義理之性，是善的；一叫氣質之性，是惡的。因此程、朱的教育方針，便是以「變化氣質」為歸宿。習齋大反對此說，特別著存性編來駁他們。

習齋認為人性是天道之良能，所以人性無不善。而且，理氣一致、氣質非惡。他說：「若說氣惡，則理亦惡；若謂理善，則氣亦善。蓋氣即理之氣，理即氣之理，烏得謂理統一善，而氣質偏有惡哉！」（存性編卷一）

有一次，習齋又借水喻性，駁程子「清濁雖不同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」一語，道：「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，不可以惡者不為性乎？非正以惡為氣質之性乎？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？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，其濁之者，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……，若謂濁是水之氣質，則濁水有氣質，清水無氣質矣！」（存性編卷一）

習齋這樣的替氣質辯護，不但在說明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都是善的，而且是因為他認定氣質是性的作用，是個人做人的本錢，是至尊至貴至有用的。他說：「苦無氣質，理將安附？且去此氣質，則性反為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！」「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，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。」又說：「人為萬物之靈……人皆可以為堯、舜，其靈而能為者，即氣質也。」（以上均見存性編）可見習齋是如何的重視氣質了。不過氣質各有所偏的事實，習齋並不否認；相反的，他還是堅持「偏」並不是一「惡」的主張，認為這點偏處，正是各人個性的基礎，教育家應好好的利用它，而不該厭惡它。

那麼邪惡從那裏來呢？習齋認為邪惡是從「引蔽習染」而來。引蔽習染乃是由外而入、日久而成，並非本性所固有，亦非氣質所宜負責的。所以習齋說：「必有外物引之，遂為所蔽而僻焉。久之相習而成，遂莫辨其為後起本來。」（存性編卷一）然而，人的稟賦到底有偏正厚薄的不同，所以習齋

也承認各人引蔽習染的程度有深淺，因而去引蔽去習染的難易也就各不相同。

習齋的人性論已略如上述。他的著重點是極力替氣質洗刷，認為氣質是善的。作者覺得這是習齋的一片苦心，而且有很大的教育意義：

第一，是讓天下為惡的人知道：人性本善，氣質非惡，如果你做了壞事，便是「自點其光瑩之本體」，要自己負責，決不能歸咎於氣質。這是多麼有力的警惕啊！

第二，是讓天下為善的人知道：人性本善，氣質非惡，只要你立志，便可以做堯、舜，做聖賢，決不能以氣質自諉。這又是多麼有力的鼓勵啊！

第三，因為氣質非惡，所以性命和形體是一樣的重要：氣骨血肉並非分外，躬習其事也非粗迹，世人喜靜惡動的積習，便該努力糾正了！這也就是習齋主張勞動習行的理論根據之處。

(二)論知行：習齋對於知行問題的討論，是從解釋大學上「格物致知」一語而起。他認為「知無體，以物為體」，致知不在讀書、講問、思辨，而是在格物。格是「手格猛獸」、「手格殺之」的格，是「犯手搏弄」，是「犯手實做其事」。物是鄉三物的物，就是六德六行六藝。所以，格物的意思是：犯手實做六德六行六藝的事。

大學上「格物」兩字，是否如此解釋，是另一個問題，但是我們可以看出習齋的主張是：知識的獲得，必須經過「親下手一番」這個程序。換句話說：凡知識必從實行活動中經驗得來，才算是真知識。簡單一點講，習齋只是主張：由行得知。

其次，習齋認為「理在事中」，惟有習其事，始能見其理。因為他認為「理者，木中紋理也，指條理言」。（四書正誤卷六）把「理」解釋為條理，而且以木中的紋理為喻，則不能在事物之外求理是很明顯的。所以習齋不承認從書本上可以窮理，他以為詩書只是窮理之文，光靠講讀詩書見不了理；正如琴譜只是學琴之文，只會讀熟琴譜學不了琴；必須在事上習練，在琴上習練，而後才能窮得理、學得琴。

宋儒喜歡靜坐。他們以為靜坐可以悟道，可以體認天理，彷彿有一種「知識可以從靜坐中獲得」的想法。關於這一點，習齋曾經根據心理觀點和親身經驗，說明靜中所得境界靠不住。他說：「靜中了悟，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。」（年譜卷下）又說：「予……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，頗嘗此味，故身歷而知其妄，不足據也。……今玩鏡裏花水裏月，信足以娛人心目，若去鏡水，則花月無有矣。」（存人編卷一）所以靜中之明，只是一種鏡花水月的境界，是很不實在的。習齋之主張「習事見理」、「由行得知」，想來便是因此。

至如宋儒所迷信的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」以及表示「一書不讀，則缺了一書道理；一事不窮，則缺了一事道理；一物不格，則缺了一物道理。須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。」（朱子語）則是奢望「無不知能」，乃是一種即物窮理的博學主義，習齋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雖然書本上見、心頭上思，或許可以無所不及，但是其結果必至精粗俱廢，自欺欺人，到頭來仍是一無所知一無所能。這便是習齋注重分科教學的理由。

二、論教育目的

習齋的教育目的論，作者想把它分兩部分來說明：第一部分姑名之為一般的目的，乃是指的比較概括而抽象的教育目的而言；第二部部分姑名之為具體的目的，乃是指的準備造就何等人才而言。茲分述如下：

(一) 一般的教育目的

1. 明德親民：大學上所說的明親，是習齋主要的教育目的，所以說：「學者，二之事也，學為明德親民者也。」（年譜卷上）

所謂明明德，習齋是指「修六德，行六行，習六藝」，不但把「德」包括在明德裏，就是「行」和「藝」也都在明德裏，可見習齋心目中的「明」，是要修養到各方面都非常健全，才肯罷休。所謂親民，習齋是指「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」，似是指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即是出而用世，為社會人類服務的意思。同時，他指出親民必以明德為基礎，明德必以親民為目的，可見習齋的教育目的，是「明親一理」的，是「明親兼盡」的。

2. 變化習染：習齋認為理氣一致，氣質是善的。惡不是由吾人本有的氣質來，而是由吾人本無的習染來。所以堅決反對宋儒的變化氣質之說，而主張教育的目的在變化習染。他說：「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，長時習於穢惡，則為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。」（存學編卷四）

習染是後天的，是由於外物引蔽而來，正如衣之著塵觸污，水之摻入雜物。污衣和臭水，都可用

人為力量，使之恢復清潔，人的習染也正是如此，也是可以用教育的力量去改善它，變化它。習齋認為極惡如盜蹠，出之孔子之堂，也可以使他復善。所以習齋是教育樂觀論者，認為教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

3. 謀利計功：習齋有感於當時學術的空疏，並且想糾正數百年來讀書人鄙棄事功、不重效率、不講實用的觀念，因此他的教學以實利為本，和董仲舒的動機論正好相反。他說：「以義為利，聖賢平正道理也。……後儒乃云：正其誼不謀其利。過矣！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。予嘗矯其偏改云：正其誼以謀其利，明其道而計其功。」（四書正誤卷一）可見習齋是站在功利的立場，要學生把學問和實利配合起來，把學問和生活配合起來，這便是他的實利主義的教育目的論。

（二）具體的教育目的

1. 學作聖人：聖人是儒者的理想人物，學作聖人，自然是儒者教學的最高目的了。習齋的看法也是如此，所以說：「學者，學為聖人也。」（言行錄卷下）

習齋認為聖人是「能斡旋乾坤、利濟蒼生」的人，但「聖人亦人也，……惟能立志用功，則與人異耳，故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，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。」（言行錄卷上）我們庸人，只要肯做工夫，自可利濟蒼生而作得聖人。

2. 學作轉世人：習齋希望學生「但抱書入學，便是作轉世人，不是作世轉人。」（存學編卷四）又說：「我為轉一世之人，必不為一世之人所轉；我為轉數世之人，必不為世之人所轉。」（習齋

記餘卷六）可見習齋教育的目的，是造就轉移風氣、改造社會的「轉世人」，要有革命的精神，要能以天下為己任，小者轉一世之人，大者轉數世之人。

3. 學作有司：習齋有一次對他的好友王法乾說：「人皆三公，孰為有司？學正是學作有司耳。」（存學編卷一）此處所指有司，似是指精一節一藝的官吏，類似一種專門人才，例如學禮可作禮官，學農可作農官等是。不過習齋也並不是只希望學者以有司百執事為限，所以有時候也把百執事和公卿並提，說：「儒者學為君相百職。」「若聰明人也，……宜學為公卿百執事。」（存人編卷一）只是公卿要從百執事往上升遷起來，不是一下子可以教育出來的，正如「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」，因此習齋的教育目的仍是以百官有司為本。

4. 學作辦事人：習齋心目中的人才，不是坐而言的人，而是起而行之人；不是袖手論心性的人，而是放手辦事的人。所以說：「聰明不足貴，只用工夫人可敬；善言不足憑，只能辦事人可用。」又說：「心有事則心存，身有事則身修，至於家之齊、國之治、天下之平，皆有事也。」「人不作事則暇，暇則逆，逆則惰則疲，暇逆惰疲，私欲乘之起矣，習學工夫，安可有暇？」（均見言行錄）

三、論教育內容

習齋論教育目的，既在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，所以他所施教的內容，自然是以實用為依歸，而提倡所謂「實學」。

習齋的實學，主要是對宋學的反動。因此在習齋的著作裏，攻擊宋學的文字很多，而且極為猛烈

。現在作者先約略敘述一下習齋對宋學的批評，然後再來介紹他的實學。

(一)批評宋學：

1. 一評宋學以心性為教：習齋指出宋儒「動談性命，相推發先儒所未發，以僕觀之，何曾出中庸分毫。」而且談天論性，聰明者如「打諢猜拳」，愚濁者如「捉風聽夢」，因為「性命之理非可言傳也，……能理會者，渠自理會，不能者雖講亦無益。」（見存學編卷一）

2. 再評宋學以靜坐為教：宋儒好教學生靜坐，例如朱子，就主張「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」。其他宋儒，也大多把「靜坐」列為學生的必修課程。習齋最反對這一點，因為他認為靜坐了悟，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，徒勞而無功；而且靜坐會使人病弱，使人厭事；既誤人才，又敗天下事。

3. 三評宋學以讀講為教：習齋認為宋儒專以讀講為教，而其中又以朱子最為出色。朱子所說「不讀一書，則一書之理不明」及「凡書須讀取三百遍」之類的話，習齋極為反感。他批評道：「吾夫子之學，學而時習之之學也……，故曰博學之。朱子則易為博讀之……，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！」（習齋記餘卷六）因而他認為讀講造就不了人才，更嚴重的是讀書還會造成章句浮文之局，使天下生民受禍。

4. 四評宋學以著述為教：宋儒整天忙著纂輯注解，以此為學，以此為教，習齋認為他們是誤解刪述為聖，誤認經書為道，所以他們即使「另著一種四書五經一字不差，終書生也，非儒也」。（習齋記餘卷三）因為習齋認定經書典籍只是經濟譜，而不能代替經濟；聖賢之言只可以引路，而不能代

替走路。如果誤認注解經書為經濟為走路，便成為「空言相續」「紙上加紙」之局，不但走不了路，而且無補於事、無補於世。

5. 總評宋學無用：宋學的內容已經分評如上，於是習齋總評宋學空虛無用，以致「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，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，兩手以少帝付海，以玉璽與元」。（存學編卷二）

（二）提倡實學：習齋既然把宋學批評為虛空無用，他自己便得提倡實用之學，所以說：「彼以其虛，我以其實。」（存學編卷一）可是他的實學到底是些什麼呢？原來是指尚書上所說的六府三事，周禮上所說的三物，以及孔子所施的四教。現在約略說明一下：

1. 六府三事：六府就是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；三事就是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。習齋非常重視六府三事，認為「君臣朝野之修齊治平，和三事修六府而已，六府亦三事之目，其實三事而已。」（習齋記餘卷九）並且指出三事乃是「理天下之事」和「取天下之人」的準則，可見正德、利用、厚生等三事，實在是習齋所謂實學的三大總綱領、總目標。

2. 三物：三物就是六德、六行和六藝。六德是指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六行是指孝、友、睦、婣、任、恤，六藝是指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習齋以為「六德即所正之德也，六行所以厚其生也，六藝所以利其用也」。又說：「六德即堯、舜所為正德也，六行即堯、舜所為厚生也，六藝即堯、舜所為利用也。」（均見習齋記餘）念念不忘以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三事，去統攝諸項科目，這便是習齋論學注重實利之處。

在三物之中，習齋似是偏重六藝，因為他認為六藝可以「充實五倫」、「強壯身體」，也可以謀生，而且六藝是「三事的根本」、「氣質的作用」和「行道的材具」，是孔門的正學，所以他在三十四歲那年，思想轉變之後，便終身以此為教，以此為學。

3. 四教：孔門四教，是指文、行、忠、信。習齋對四教的解釋是：「文即六藝，行即六行，忠、信二者即記者隱括其六德也。」（習齋記餘卷三）可見他是把四教和三物打成一片，則說明三物即是說明四教。

總之，習齋所提倡的實學，是指的六府、三事、三物和四教。六府是三事的細目，其實只是三事；而且，六德相當於正德，六行相當於厚生，六藝相當於利用，所以三事和三物，是不能分、不可分的。至於四教，既和三物混而為一，當然也就是三事之事。可見習齋的實學，各種科目都是體系聯貫，並統攝於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三大綱目之下的。

這種實學內容，相當廣泛，但也相當紮實，並且很具現代教育課程的規模。例如：六德是內在的修養，六行是外施的表現，禮樂可以陶冶性情，以上各科現在叫做「德育」。射是研究射擊術，御是研究駕駛術，都以「勇」為目標，現在叫做「體育」和「軍訓」。書是先學六書，再學書教；數是先學干支日數，再學方田九數，都以「知」為目標，現在叫做「智育」。其他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之學，屬於工學、水學、農學的範圍，現在叫做「專科職業教育」和「生產勞動教育」……總而言之，習齋所倡的實學，既名之「事」，又名之「物」，所以他是以實際事物為教材的，比起宋明儒

以性命、讀講、靜坐、著述為教的教育內容，當然是有用多了。不過，這一套也實在太龐雜了，因此習齋平常只喜歡六德、六行、六藝和兵、農、錢、穀、水、工、虞諸科。——其實，這一些科目，也已經把六府、三事、三物、四教的重要內容都包括了。

四、論教育方法

習齋的教育方法，是本著他的人性論、知行論，以及他對於教育目的、教育內容的見解而實施的，所以有些地方跟宋儒截然不同，但也有些地方並無太大的出入，因為基本的教育方法，其原則總是差不多的。茲分別說明如下：

(一)輔導立志：教育家教育學生，常常是先要輔導學生立志，然後協助他們向所定的目標前進。習齋也正是如此。他時時鼓勵學生要「志於正」、「志之久」，而且要志得真切，志得熱心。至於習齋所希望學生立的志，乃是立遠大的志向，換言之，即是要學生立志做聖賢，所以說：「學貴遠其志。」又說：「不能作聖，不敢作聖，皆無志也。」（均見言行錄）

習齋自己是立志做聖人的。雖然他並沒有達成宏濟蒼生的素志，但是由於他的品德和學行的高超卓越，當時已經有很多人稱他為「顏聖人」了。（年譜卷上）這也可以說是習齋教學生立大志的好榜樣。

(二)下學上達：「下學而上達」這句話是孔子說的，意思是說教學的方法，要由淺而深，由粗而細，由近而遠，由低而高，由人事而天命，由事物而原理。習齋大贊成此說，認為「學教之成法固如是

「。他以「闕黨童子」為例，指出治童子之耳目，即所以治童子之心性。學問不分精粗，因為從粗中自能見到精處也。所以他強調「離下無上」，認為從灑掃應對中可以見出敬，從絃指徽律中可以見出和。吾輩常人，只宜從下學做起，自會見到上面。如果違背此項原則，而「從程、朱倒學，先見上面，必視下學為粗，不肯用力矣！」不但有失「下學上達」的成法，而且遺害天下蒼生。（以上見存學編）

(三)鼓勵勞動：習齋看出宋學主靜之誤，於是反其道而行，主張勞動。他說：「宋人好言習靜，吾以為今日正當習動耳。」（年譜卷上）「一身動則一身強，一家動則一家強，一國動則一國強，天下動則天下強。」（言行錄卷下）

習齋鼓勵學生勞動，是從兩方面立論的。一是從生理觀點，說明勞動可以使「筋骨竦，氣脈舒」，而「日益精壯」，「但說靜息將養，便日就惰弱」。（言行錄卷上）一是從心理觀點，說明「人心動物也，習於事，則有所而不妄動，故吾儒時習力行，皆所以治心。」又說：「吾用力農事，不違食寢，邪妄之念，亦自不起。」「人之心不可令閒，閒則逸，逸則放。」（均見言行錄）

可見習齋不但主張勞動身體筋骨，以力行來「治心」，而且要進一步，連心也要他常動。他最愛說：「提醒身心，一齊振起。」又說：「身無事幹，尋事去幹，心無理思，尋理去思。習此身使動，習此心使存。」（均見言行錄）這便是習齋的「身心並動論」。

(四)提倡習行：習齋以為經書典籍不過是經濟譜，聖賢之言只可以引路，所以讀講為輕、為末，習

行為重、為本。他時常提醒學生說：「為學為教，用力於誦讀者一二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，則生民幸甚！吾道幸甚！」（存學編卷一）

習齋心目中的「習」，並非溫習書本文字的「習」，而是指的實習和練習。換句話說，「習」是實習事物、練習實務，也就是實地實習實務、實事和實物的意思。因此他要求學生要「實」下「習」工夫，譬如學了禮，便要去實習禮，便要如優人演戲般的擊腔作勢（見言行錄卷一）；又如學醫，必須實習診脈、製藥、針灸和摩砭的技術，以至十分熟練，然後才能療疾救世。（見存學編卷一）

至於「行」，則是「實行」、「實踐」的意思。那就是說：既然「學」過了，「習」過了，接著便應該努力去「實行」、「實踐」；否則，學得的知識和習得的技能又有什麼用呢？所以說：「書房習數，入市便差，則學而必習，習而必『行』固也。」「誦聖人之經，須心會其理而『力行』之。」「讀書無他道，只須在『行』字著力。」（均見言行錄）

總括的說，習齋所提倡的「習行」，就是：在實習中求知能，在實行中求應用。這也就是習齋學教的主要方法。

（五）文武並重：年譜記習齋在五十七歲那年，訪商水大俠李木天，為了切磋武藝，曾「折竹為刀，對舞不數合，擊中其腕。……木天傾倒下拜。」可見習齋武藝之精。

由於習齋本身不但允文，而且允武，是一個文武雙全的教育家，所以他教學生是文武並重的。他「帥弟子分日習禮、習射、習樂、習數、習書，考究兵農水火諸學。」（年譜卷下）晚年主教漳南書

院時，乾乾脆脆地分有文事、武備兩齋，每齋又分若干科，更是文武並重的具體表現。

習齋說得好：「學校也，教文即以教武。」（存治編）想不到我們今天所高唱的「文武合一」教育，在三百多年前，已有大教育家顏習齋在竭力提倡並實行了。

（六）發展個性：習齋在討論個性的時候，承認氣質各有所偏，然而偏不但不是壞處，卻正是各人個性的基礎。所以習齋是主張發展各人的個性的。他說：「人之質性各異，當就其質性之所近，心志之所願，才力之所能以為學，則無齟齬扞格終身不就之患。」又說：「人之質性近夷者自宜學夷，近惠者自宜學惠。今變化氣質之說，是必平丘陵以為川澤，填川澤以為丘陵也，不亦愚乎？」（四書正誤卷六）

以上是從氣質論個性的發展。此外，習齋又從智力的觀點，來勉勵學生各盡其智，各盡其能。他認為「中人以下，則鑿井耕田，已無負於生我矣。或中人也，則隨世波流亦何負？儻中人以上也，則當……實求輔挽氣運，利濟生民。」（言行錄卷下）做一個兼善天下的人。

（七）循序漸進：習齋的教學方法，是很注意循序漸進的。他在存學編中，就曾發揮學記所謂時孫的原則，指出「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」，便是犯了「教人躐等而不誠」的教學錯誤。因而主張在某項教學告一段落之後，要「使之小息，得一受用，方可再進。」（存學編卷三）他時常告誡學生說：「如方學兵，且勿及農；習冠禮未熟，不可更及昏禮。」（年譜卷下）他的高足弟子鍾鏗，也特別記述老師「循序漸進」的教學方法道：

「鑊見先生教幼童數也，言之九數，不令知有因法，九數熟而後進之因，因法熟方令知有乘，乘法熟方令知有歸除。教禮、教樂亦然。所謂盈科後進也，所謂循循善誘也，先生不岔孔子路徑與？」

（言行錄卷下）

（八）改過遷善：習齋認為人的罪惡和過失，都是由於後天的引蔽習染，因此改過遷善，便成為教育上的一件主要工作。他對於這一點，極為重視，時時勉勵學生說：「吾學無他，只遷善改過四字。日日改遷，便是工夫；終身改過，便是效驗。」（言行錄卷下）

習齋教學生改過遷善，有下列三種方法：

1. 振刷自新：這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改過。條件有三：一是痛下決心，要「知一善則斷然為之，知一惡則斷然去之」。《言行錄卷上》二是時時用功，要「時新，時時新，又時新」。三是體乎三物，要在習行三物中，以求達到改遷的目的，否則必流於空虛。（見言行錄卷下）

2. 規過納諫：這是指朋友同學乃至師生之間的規勸改過和虛心接納。所以他要求學生：「同學善則相勸，過則相警，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，俱許直言，師自虛受。」（年譜卷上）

3. 寫作日記：習齋鼓勵學生每天寫日記，而且要「纖過不遺」，每過幾天還要交換著看，彼此相質，「功可以勉，過可以懲」。《年譜卷上》所以寫日記的目的，還是為了改過遷善。

（九）其他：以上介紹了習齋八種主要的教育方法，此外還有三種方法，也值得提一提：

1. 注重獎勵：習齋認為「數子十過，不如獎子一長」。而且，他感於提倡聖道，需要各方面的

人才，「但有志者，即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，有八長而二短，姑舍其二；有八短而二長，姑取其二」（見年譜），不能存心指摘人家的短處。

2. 注重專科訓練：習齋既已駁斥「無不知能」之誤，所以他教學生的原則是：「寧為一端一節之實，無為全體大用之虛。」（存學編卷一）換句話說，就是注重專科訓練。他在漳南書院時，分六齋來教學；平常又常常說他的學生，某也學禮，某也學樂，某也兵農，某也水火。這些便都是明證。

3. 注重性教育：習齋時常教訓學生道：「制欲為吾儒第一功夫，明倫為吾儒第一關節，而欲之當制者，莫甚於色；倫之當明者，莫切於夫婦。近世師弟，以此理羞慙而不言，殊失聖賢教人之旨。且俗世但知婦女之污為失身，為辱父母，而不知男子或污，其失身辱親一也。爾等漸去童年，得無有情欲漸開，外物易引者乎？此處最宜著緊，立為人之根基。」（言行錄卷上）

從這一段話，我們可以看出習齋注重制色欲，明夫婦之倫，並且已經注意到兒童後期即所謂青春發動期的情欲，而思所以教育之，這不能不說是他大膽的卓見。

五、論學校教育

習齋是一個終身從事學校教育的人，對於學校的重要有深切的體認，對於學校的制度也有一套主張，而且他曾經設計過學校的規模，訂定了學校的教條。這些都值得我們研究。茲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論學校的重要：習齋以為一個國家的「本原之地」，不在朝廷，而在學校。因為「人才為政事之本，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。」（年譜卷下）歸根究底，學校實為政事之本。因此學校辦得好，然後

朝廷才有經世濟民的人才，然後養民、教民，以及興禮樂等政事，才有人去推動。可是自從隋、唐興辦科舉以後，學校遂成為科舉的附庸，流而至於明、清，朝廷以八股文字取士，學校教育更是只知教讀文字章句，完全失去教養和實用的精神，習齋的著意學校，便是因此。他在存治篇裏感慨地說：「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，修齊治平之務，民舍是無以學，師舍是無以教，君舍是無以治也。迨於魏、晉，學政不修，唐、宋詩文是尚，其流毒至今日，國家之取士者，文字而已；賢宰師之勸課者，文字而已；父兄之提示，朋友之切磋，亦文字而已。……求天下之治，又烏可得哉！」（存治篇）

如此沈痛地檢討當時學政，正可看出習齋對學校的重視。

(二)論學校的制度：關於學校制度，習齋的想法是：「有國者，誠痛洗數代之陋，用奮帝王之猷，俾家有塾，黨有庠，州有序，國有學，浮文是戒，實行是崇，使天下群知所向，則人材輩出，而大法行，而天下平矣。」（存治篇）

所謂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州有序，國有學」，似是仿引西周的學校制度，所以習齋的主張，在表面看來，好像是提倡復古，但是他的主要目的，只是希望各級學校都能深體古人設教的用意，顧到校有「教民之義」，序有「習射之義」，庠有「養老之義」，而做到「浮文是戒，實行是崇」，培養真正有用的人才。

此外，習齋又極力提倡社學，希望每村設立一所。他說：「安得有人焉，勸人村建一先師廟，即

設社學其中，為聘一正儒教以德行道藝。」（習齋關異錄卷上）

據王鳳嗜教授的研究，「社學為明代的特產，設於鄉社。……在中國教育史上，地方學校向無性質很明顯的小學，而社學則係小學，而且非全為升學而設，頗有現代小學的意義，可惜行之未久，就被停廢。」（見氏著中國教育史一五二頁）滿清入主中國以後，雖然恢復，但並不十分普遍，習齋提倡「村建一社學」，可見他是十分重視初等教育的。

至於私人團體設立的書院，習齋並不十分贊同，因為書院也者，以「書」名院，而且以讀講為教，都和習齋的主張不合。所以習齋有一次著文批評道：「嗟乎！何不曰道院，可不曰學堂，而直以書講名乎？……學習躬行經濟，吾儒本業也，舍此而書云書云，講云講云，宋明之儒也。」（習齋紀錄卷六）

（三）論學校的規模：習齋晚年應聘主持漳南書院時，由於學生比較多，經費比較充足，地方人士又十分的熱心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鼓舞著習齋的信心，所以習齋為該院所設計的規模，可說是他教育思想中最富代表性的具體藍圖。這個「藍圖」在他所撰的漳南書院記中，描繪得非常清楚。茲摘錄要點如下：

「儒道自秦火失傳，宋人參雜釋老以為德性，獵戈訓詁以為問學，而儒幾滅矣。今……力砥狂瀾，寧粗而實，勿妄而虛。請建正庭四楹，曰習講堂。東第一齋西向，榜曰文事，課禮、樂、書、數、天文、地理等科；西第一齋東向，榜曰武備，課黃帝、太公以及孫、吳、五子兵法，並攻守、營陣、

陸水諸戰法，射、御、技擊等科；東第二齋西向，曰經史，課十三經、歷代史、誥制、章奏、詩文等科；西第二齋東向，曰藝能，課水學、火學、工學、象數等科。其南相距三五丈為院門，懸許公漳南書院匾，不輕改舊也。門內直東曰理學齋，課靜坐，編著程、朱、陸、王之學；直西曰帖括齋，課八股舉業，皆北向。以上六齋，齋有長，科有領，而統貫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，孝友睦婣任恤之行。：置理學、帖括北向者，見為吾道之敵對，非周孔本學，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，且以應時制……。」（習齋記餘卷二）

現在再略加分析：

1. 以「寧粗而實，毋妄而虛」為辦學的原則。其實這正是習齋論學的一貫精神。
2. 既分齋，又分科，如此專精，如此實際，足見習齋是以培養經世致用人才為其主要目的。而且這樣分法，很有現代大專院校的規模。例如：文事齋和經史齋，便相當於文理學院（數、天文、地理等科，屬今日理學院的範圍）；武備齋相當於軍事學校，藝能齋相當於專科學校。
3. 有文科，有武科，重藝能，又重德行，我們如果套用今日教育界的口號，如「文武合一」、「術德兼修」、「手腦並用」等語，來贊美習齋的學校教育思想，也不為過分。
4. 「齋有長，科有領」，如果指的是教師，則與今日學校行政的組織，有點相同；如果指的是學生，則與今日學生自治的組織，相當近似。
5. 所謂「統貫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，孝友睦婣任恤之行」，似是說六德六行被視為各齋學生的必

修科目。至於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，則被分到文事齋和武備齋，學生似乎可以選修。

6. 理學、帖括是習齋的死對頭，可是他還是「兼容並蓄」，可見習齋是很能顧到現實的。

7. 一般書院的正庭，都叫做講堂，習齋對此很不滿意，所以他把漳南書院的正庭，取名為「習講堂」，不但重視習行，而且也表明了他的教育方法。

8. 該院仍稱「漳南書院」，習齋說是為了「不輕改舊」，言下頗有不得已的意思；但在事實上，該院包括六齋、數十科，已經不是專以讀講為教的「書院」了。

(四)論學校的教條：習齋在四十一歲那年，曾經訂了一種教條。這教條一共有二十條，包括的範圍很廣。臧廣恩教授曾經把它歸納為四類：（見氏著教育史一一四至一一五頁）。

第一類是關於道德方面：包括孝父母、敬尊長、主忠信、申別義等條。

第二類是關於品格方面：包括禁邪僻、慎威儀、肅衣冠等條。

第三類是關於課業方面：包括勤赴學、重詩書、敬字紙、習六藝、習書、講書、作文、戒曠學等條。

第四類是關於社交方面：包括行學儀、序出入、輪班當值、尚和睦、貴責善等條。

作者覺得臧教授的分法大致恰當。至於每一教條的詳細內容，因限於篇幅，只好從略了。

參 結 論

習齋的教育思想已如上述。現在再綜合起來說一說：

一、習齋的哲學思想：他是主張「理氣一致」、「理在事中」。因而在人性論上，肯定氣質非惡，並認氣質為性命的作用、個人做人的本錢。至於邪惡，乃是由後天的引蔽習染而來。在知行論上，他反對宋儒靜坐悟道和無不知能的見解，而主張「由行得知」、「習事見理」，以為真知必須在事物中「親下手一番」，才有所得。這和近代實驗主義者（Pragmatists）重視動的、活的、直接的、經驗的知識論，頗為相近。

二、習齋的教育目的論：就一般的教育目的而言，習齋有三大主張：一是明德親民，二是變化習染，三是謀利計功。就具體的教育目的而言，習齋希望學生學聖人、學轉世人、學有司、學辦事人，即是做一個學有專長、能夠放手做事、利濟蒼生的經世致用人才。

三、習齋的教育內容論：他對於以心性、靜坐、讀講、著述為教的宋學，總評為空虛無用，因而提倡以六府三事、三物、四教為內容的實學。這種實學，各種科目都是體系聯貫，並統攝於正德、利用、厚生等三事之中。

四、習齋的教育方法論：他對教育方法的提示有八：一是輔導立志，二是下學上達，三是鼓勵勞動，四是提倡習行，五是文武並重，六是發展個性，七是循序漸進，八是改過遷善。此外，習齋還注重性的教育和專科訓練，並以獎勵為鼓舞人才的方法。

五、習齋的學校教育論：他視學校為一國的「本原之地」，因而提倡去虛務實的社會，反對讀講

詩書的書院。至於他理想中的學校規模，則是分有文事、武備、藝能、經史等四齋，每齋又分設若干科，頗具現代學校分科教學的精神。

作者對習齋教育思想的綜合敘述，到此處為止。最後，作者要說一說習齋對我們教育界的偉大啟示：

第一，革命的勇氣——習齋否認讀講書本是學問，否認注疏古書是學問，否認靜坐悟道是學問，尤其否認空談哲理是學問。總之，自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術，幾乎都被他否認了，這是何等魄力！何等勇氣！而且程、朱之學，在當時正為清廷所御用，習齋極力加以攻擊，乃是冒著「生命之虞」的。可見習齋實在是學術界的大革命家。

第二，求真的精神——習齋冒著危險去批評宋學，絕不是為了門戶之爭，而是由於對真理的愛好。他說：「立言但論是非，不論異同。是，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；非，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；豈惟千萬人，雖千百年同迷之局，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，不必附和雷同也。」（言行錄卷下）這種求真的精神，是很值得我們效法的。

第三，實習的重視——習齋以為「思不如學，而學必以習，於是提出了「實習」兩個字，作者認為這是習齋在教育方法很大貢獻。近代教育家杜威（John Dewey）也力倡「從做中學（Learning by doing）的學說，指出了實習的重要。可是現在的學校，仍舊偏重文字的知識，而忽略了實習的工夫，如果從事教育者，知道三百年前已有大教育家如習齋者，在極力主張實習，教人從做中求知，大

家也應該知所警惕和改進了。

第四，力行的倡導——習齋看出了一千數百年來，讀書人只知空口說白話、搖頭讀詩書的積習，因而提倡實踐力行。他說：「學者自欺之患，莫大於以能言者為已得。」（言行錄卷上）又指出讀書「須心會其理而力行之」，要把書本子活讀，「要向身上打照」。譬如書裏叫人孝弟，便應勉力孝弟，否則，就是讀盡天下書又有什麼用？今天，在我們讀書人當中，只會說而不會做的，以及只肯坐而言不肯起而行的，還是非常普遍，真該猛省了。

第五，勞動的精神——自來讀書人，都以勞心者自居，於是養成了一種階級觀念、喜靜的心理、怕事的作風，變成了多病的書生、無用的廢物。習齋有見於此，乃極力鼓吹勞動教育，以為勞動可以健人筋骨，調人性情，小之卻一身之疾，大之可以措民物之安，所以說：「一身動則一身強，一家動則一家強，一國動則一國強，天下動則天下強。」這種唯有勞動才能強身、強國、強天下的主張，是非常切中時弊的，我們是應該聞風奮起了！